



若吾死，不知将埋骨何处？
妻亦不免痛不欲生，
但事已至此，只望一战而胜，
料倭奴非吾人敌手……



远征军日记

今生且以颈血相报 来世再将柔情尽还

先轸◎著

尘封六十七年的中国远征军战地日记首次面世



远征军日记

先轸◎著

大象文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征军日记 / 先轸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80171 - 240 - 0

I. 远… II. 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401 号

书 名：远征军日记

作 者：先 轸

责任编辑：杜廷广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64060749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 100009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22

字 数：418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的曾祖父水云公那年二十三岁，就学于南开大学，可是，战争的炮火已经容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国破家亡的危机迫在眉睫，曾祖父思之再三，决意离开怀有身孕的曾祖母，投笔从戎。

在遥远的缅甸，陌生的野人山、胡康河谷、孟拱、密支那、八莫等山地丛林中，冲出数十万中国远征士兵，他们与美英盟军一起浴血奋战，在境外战场痛击日军。幽深的缅甸丛林中，流下了我的曾祖父与其战友的英魂，岁月沧桑，至今已有六十七年了……

抗战胜利，我家却接到三份阵亡通知书，曾祖父阵亡于缅甸远征，他的两个堂弟一个阵亡于常德会战，一个阵亡于湘西会战。三位先辈埋骨何处，至今没有下落，曾祖父遗留下的—本日记，成为我们家族的珍存……

曾祖父所在部队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新38师，这是一支将星闪耀的铁军，是国军最有战斗力的王牌部队之一，抗战时期在缅甸战场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外领袖侧目：

远征军骁将：孙立人、戴安澜、杜聿明、郑洞国、卫立煌……

每次翻开这些发黄的纸张，仿佛有了和先祖对话的桥梁，看到先辈们挥洒热血的战场，他们阻击了猖狂的日寇，却也留下了永远的悲伤……

先轸

二〇〇九年八月

七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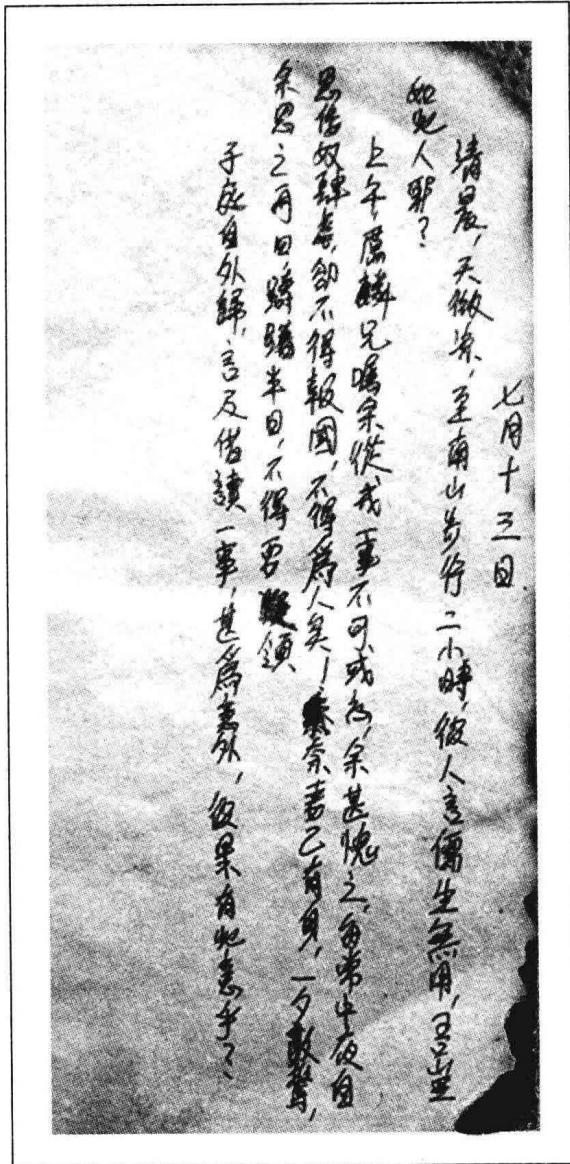
上午十時，往叔父家取衣物，遇一軍官，問及軍旅之事，彼露不屑之色，言書生無用，豈不知班定遠投筆從戎之事，古人能如此，吾等豈可坐視國家滅亡？書生殺賊，亦不後人，此等人不可理喻。

妻有微恙，鴻福藥店無藥，至六和方得之，然價格不菲，自遷徙以來，家用漸匱，妻雖不言，吾豈不知？幸得叔父接濟，奈此亦不得為長久計，彷徨無策，唯歎息而已。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

上午十时，往叔父家取衣物，遇一军官，问及军旅之事，彼露不屑之色，言书生无用，岂不知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事，古人能如此，吾等岂可坐视国家灭亡？书生杀贼，亦不后人，此等人不可理喻。

妻有微恙，鸿福药店无药，至六和方得之，然（此处模糊）自迁徙以来，家用渐匮乏，妻虽不言，吾岂不知？幸得叔父接济，奈此亦不得为长久计，彷徨无策，唯叹息而已。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

清晨，天微凉，至南山步行二小时，彼人言儒生无用，吾岂如此人耶？

上午，厉麟兄嘱余从戎一事不可或忘，余甚愧之，每常中夜自思倭奴肆虐，
却不得报国，不得为人矣！奈妻已有身，一夕数惊，余思之再四，踌躇半日，不
得要领。

子庭自外归，言及借读一事，甚为意外，彼果有此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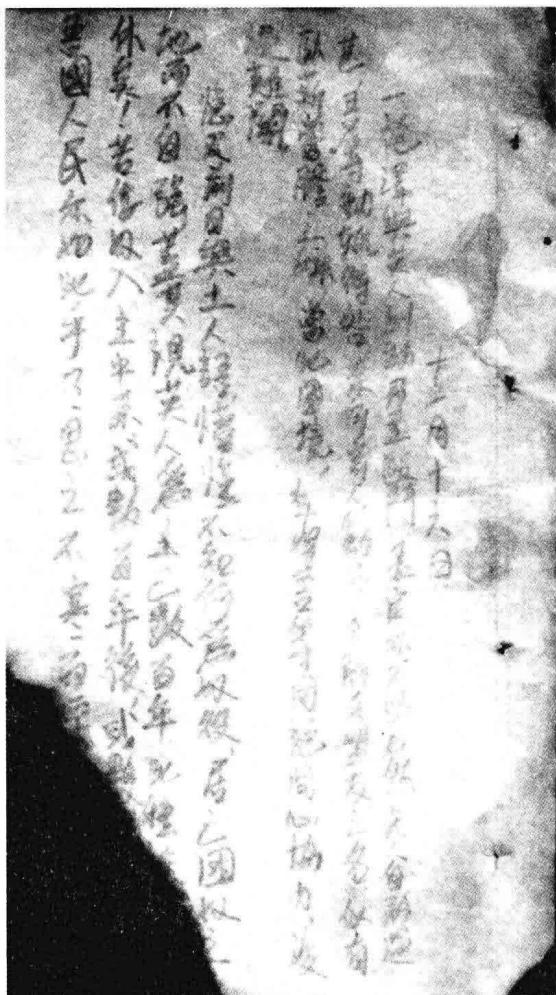
七月二十六日

正午，闻校舍又遭倭奴轰炸，其状凄惨，甚忧之，念及远方师友，然不得知，心内如焚，又思之，此天意乎？遂决矣。
晚归，与妻语从戎一事，妻流泪不言，但指腹而已，心裂矣，乃言今生且以颈血相报，来世再将柔情尽还，然甚愧之，妻默然不语，妻少入吾家，余长年求学于外，背负实多，此非常之时，欲绝非常之情乎？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正午，闻校舍又遭倭奴轰炸，其状凄惨，甚忧之，念及远方师友，然不得知，心内如焚，又思之，此天意乎？遂决矣。

晚归，与妻语从戎一事，妻流泪不言，但指腹而已，心裂矣，乃言今生且以颈血相报，来世再将柔情尽还，然甚愧之，妻默然不语，妻少入吾家，余长年求学于外，背负实多，此非常之时，欲绝非常之情乎？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袍泽与英人纠纷乃至殴斗，长官亦不以为然，英人自矜过甚，吾等动辄得咎，奈何寄人篱下，今虽有盟友之名，似有卧薪尝胆之嫌，当此困境，幸得吾等同袍同心协力，渡过难关。

忆及前日与土人语，懵懂不知何为奴役，居亡国奴之地而不自强，盖其视英人为主已数百年，此种族（此处残缺）休矣，若倭奴入主中原，或数百年后，或数（此处残缺）吾国人民亦如此乎？思之不寒而栗。

序

当我翻开这发黄的纸张，我仿佛看到那热血的战场，士兵们在舍身激战，他们湮灭了日寇的猖狂，却留下永远的悲伤。——谨以此文献给所有长眠在异国的士兵们！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偶然翻开了一本书，里面夹着几十张薄薄的黄纸，有些已经残缺不全，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觉得有点好奇，就看了看，但大多数我都看不懂，也就放回原处。后来，又在整理旧书的时候发现了它们，这时我已经上了高中，终于明白这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于是就去问长辈们，长辈们告诉我，这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日记，当年他当兵去了外国，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有人带回了他的日记，但在运动中都被烧毁了，剩下这几十张都是曾祖母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的，听到这些话，我不禁有些怅然，因为我知道，在这些发黄的纸张中，锁住的不仅是逝去的记忆，还有历史的沧桑。

时光悠悠，转眼又是十年，我再次翻开那发黄的纸张，打开那尘封的记忆，我的思绪回到那山河如血的年代，仿佛看到在长河两岸，昆仑关上，那折断的刺刀，悲壮的战场，仿佛看到在莫愁湖畔，南京城下，那哭泣的女儿，如山的尸骨。

就在这国势危若累卵的时候，无数人站了出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这个民族，其中，有这么一批热血青年，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异国的战场，在遥远的他乡，他们湮灭了日寇的猖狂，让自己的旗帜在鲜血和荣誉中随风飘扬，我想，我们该让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永远回响，或许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到故乡。

所以，我写下了这本书。

先轸

二〇〇九年八月



序 1

第一章 兰伽训练营 1



- 第一节 军人的荣誉 / 2 □第二节 战友的信任 / 6
- 第三节 刺刀的分歧 / 10 □第四节 残酷的正义 / 13
- 第五节 决不放弃 / 17

第二章 中印公路 21



- 第一节 卡拉卡之战(1) / 22
- 第二节 卡拉卡之战(2) / 26
- 第三节 卡拉卡之战(3) / 30

第三章 野人山 37



- 第一节 复仇之战 / 38 □第二节 丛林中的较量 / 42
- 第三节 救赎的光辉 / 44 □第四节 为谁而战 / 48

第四章 胡康河谷

 51

- 第一节 遭遇战 / 52 □第二节 危局 / 56
- 第三节 与子同袍 / 59 □第四节 围困 / 62
- 第五节 山姆大叔的关怀 / 65 □第六节 固守 / 68
- 第七节 远方的军歌 / 72 □第八节 僵持 / 75
- 第九节 反攻 / 78

第五章 复仇

81



- 第一节 俘虏事件 / 82 第二节 生与死 / 85
- 第三节 进攻作战 / 88 第四节 新年快乐 / 92
- 第五节 歼灭 / 95 第六节 围猎 / 98
- 第七节 森邦卡(上) / 101 第八节 森邦卡(下) / 104
- 第九节 行军路上 / 107 第十节 日本女孩 / 110
- 第十一节 战利品 / 113 第十二节 神圣的复仇 / 117

第六章 瓦鲁班

125



- 第一节 新兵报到 / 126 第二节 武器和荣誉 / 129
- 第三节 渡河作战 / 132 第四节 增援 / 136
- 第五节 入院 / 139 第六节 授勋 / 143
- 第七节 盗窃事件 / 147 第八节 命令 / 151
- 第九节 土兵的权利 / 156 第十节 军人的结局 / 162
- 第十一节 鹰扬虎啸 / 165 第十二节 麦支队(上) / 171
- 第十三节 麦支队(下) / 177 第十四节 攻击延迟 / 182
- 第十五节 伏击 / 188 第十六节 狡兔三窟 / 192

第七章 孟拱河谷

197



- 第一节 苦蛮山 / 198 第二节 南高江 / 204
- 第三节 回归 / 209 第四节 丹般卡(上) / 216
- 第五节 丹般卡(下) / 225 第六节 孟拱 / 229
- 第七节 残敌 / 237



第八章 密支那整训

243



- 第一节 绅士与无赖 / 244
- 第二节 苏醒 / 253
- 第三节 加尔各答 / 259
- 第四节 自由的代价 / 264
- 第五节 中秋节 / 269

第九章 八莫

275



- 第一节 太平江 / 276
- 第二节 八莫 / 282
- 第三节 腊戌 / 289
- 第四节 归国 / 294

第十章 胜利

299



- 第一节 我们赢了 / 300
- 第二节 交接 / 306
- 第三节 宴席 / 309
- 第四节 入城仪式 / 315
- 第五节 受降 / 319
- 第六节 白云山黄花岗 / 324
- 第七节 离别 / 329

第一章 兰伽训练营

孙立人：新一军并不是山姆大叔对付日本人的一把刀，而是中国人手里最锋利的剑，这把剑应该是适合握在中国人手里。





第一节 军人的荣誉

中国陆军由新三十八师和800万预备役组成。

——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少尉排长方靖边

公元1942年9月，印度兰伽训练营。

这是一个九国盟军的大杂烩，曾经被日本人刻薄地说成“盟军最大的集中营”，这里不但有美国人和英国人，甚至连荷兰人法国人也跑来凑热闹，当然最多的还是中国军队，自从第一次入缅失利之后，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随后新二十二师在杜聿明的带领下，也撤往这里，直到两个月前，中国驻印军在兰伽成立，两个多月以来，国内大批青年学生被空运到印度，在兰伽训练营经过严格训练后，他们将会被补充到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然后从这里打回缅甸，重新恢复中印缅之间的交通线，把被日本人切断的国际输血管再给疲弱不堪的中国接上。

美国上尉教官基米尔很不满意地看着这些学生兵，他们将会在六个月后走上战场，和那些日本猴子进行地狱般残酷搏杀。虽然，即使是美军，也没有哪个师拥有如此多的高学历士兵，但高学历并不等于高战斗力，相比起来，基米尔更愿意和原来那些新三十八师士兵军官们打交道——基米尔是个军人，只有真正的军人才能从他那里得到尊重，而眼前这些连立正都令人发笑的家伙在他眼里连民兵都算不上。

“这都是些什么垃圾货色！这种东西也能杀日本人？简直是泥巴捏的。”基米尔自言自语地说道，又刻意地让自己的音量正好让这些士兵都能听到，他也是营地里少数几个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之一。

他在连队前面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然后停下来说道：“我有几句话要和你们这些新兵说，你们据说是未来陆军的精华和希望所在，但六个月后却未必能通过我的标准测试，与其吃六个月的苦再滚回中国，倒不如现在就上飞机回家找你们可怜的小情人去，也给小气的大英帝国节约六个月的粮食（驻印军粮食由

英国供给)，而我也省事得多，如果有，现在就站出来。”

没有人发出声音，站在第二排的方靖边的视线越过前面的士兵，盯在基米尔的脸上，“你还是闭嘴吧，我死也不会回去的！”他想，这次从军，他们系十八个男生除了体检不合格的两个外，全部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扬威国外，远征绝域，在这些富有幻想和朝气的青年大学生眼里，是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何况参加的还是如此神圣的一场战争！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除了方靖边等七个人外，其他人乘坐的运输机在西康就被日本人给打了下来，包括方靖边最好的朋友叶翔等九人还没看到日本人什么样子就死了。

基米尔等了半晌，还是没有人回答，他轻蔑地笑了笑，说：“那好吧，训练现在开始！下面开始第一课！”

方靖边等人心想第一课最多还不是立正卧倒之类的，来之前中国教官们已经紧急培训了他们一个礼拜，他们自以为还是有点把握的，不过这美国佬显然并不打算这样做，他慢慢踱到排头的一个士兵前面，说道：“出列！”

“是，长官！”这是方靖边的一个同学，秦定方，他不管眼前这美国教官鄙夷的眼神，依然竭尽全力以最完美的军人姿态走了出来。

“中国陆军由哪些部队组成？”基米尔问道。

秦定方一愣，这算是什么军事训练，倒有点像是大学课堂上的老师上课。基米尔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叫道：“快回答！”

秦定方慌忙大声说道：“长官，中国陆军由三百五十一个步兵师和……”

基米尔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回答错误，你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跑上营地对面的那座小山，然后带一块十磅重的石头回来！”

“是，长官！”秦定方立正受罚，转身，往营地外面跑去，方靖边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有点同情，毕竟这里到营地对面的小山，来回有整整三公里的路程，不过这种待遇很快也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基米尔挨个问了下去。

几乎所有人都被基米尔判回答错误，或者干脆就说不知道，而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和秦定方相同的惩罚，整整一个连一百三十二名士兵和士官每个人都抱着一块半大不小的石头，在兰伽营地那条新修的军用公路上玩命地奔跑。从山头上跑回来的路上，方靖边终于追上了气喘吁吁的秦定方，秦定方一边喘气一边说道：“靖边，你说这山姆大叔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回答？”

方靖边咬牙说：“他想把我们整回国！没听他开始说的话吗？我是想回去，但可不是坐飞机回去，而是从缅甸打回去。”

秦定方累得够戗，速度慢了下来，说：“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家伙好像有点和国内的教官不太一样。”



边上有人说道：“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国内罚跑步是空手，这里是搬石头，这算什么呀，有种来点更厉害的。”说话的是李扬，也是方靖边的同学，典型的死鸭子嘴硬类型，虽然身上刚发的卡其作训服已经湿透了，嘴上却还是不肯服输。

方靖边看着他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忍不住说：“李扬，你没事吧？要不要歇一下？”

李扬嘿了一声，叫道：“歇什么歇，晚到了还不让那家伙看不起我们中国军队？他妈的连搬块小石头跑步都撑不住，忒丢人了！你看他刚才那副神气劲，还不更有话说了？”他看了看，说：“小顾好像有点撑不住的样子，你去帮帮他。”

小顾叫顾枫，是系里面最小的男孩，身体也最弱，和李扬、方靖边和秦定方他们分在一一四团暂一连，而其他三名同学则分到了一一二团的连队，方靖边跑到他的身边，把那块石头从他手里接过来，小顾看了方靖边一眼，执拗地从他手里夺回去，方靖边叹了口气，他明白顾枫的心思，死在运输机上的就有他唯一的亲哥哥顾槐，这些天来，顾枫一直都默不做声，只想早点训练结束，但他这种体格能通过训练吗？方靖边心想。

士兵们终于每个人搬着一块石头跑回了训练营，路上其他国家的军人们都见怪不怪地看着他们，这已经是兰伽训练营里的常事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训练场地，基米尔正好整以暇地等着他们，说：“那些石块都给我整整齐齐地放好，以后你们跑步的时候还会经常用上它们。”

基米尔继续说，“刚才那只是小小的处罚，一个士兵，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要知道，在美国陆军里面，每一个士兵都能给出自己的答案！”

每个士兵都有点好奇地看着他，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基米尔接着说道：“你们在训练结束后——当然，前提是你们能通过训练，就会进入新三十八师，成为其中的一名士兵或者士官，要知道，那是极好的部队，其他的中国军队和它比起来，不过是些预备役而已！但是，你们要成为新三十八师的士兵，首先就必须懂得它的荣誉，也应该知道怎样才能分享它的荣誉，更应该明白要如何去维护它的荣誉！一个部队如果对自己不感到骄傲，那简直就不配是军队！而一个士兵，如果像你们这样娘娘腔，他绝不会是新三十八师的士兵！”

所有人都寂静无声，这种理论或许在中国的那些职业军人那里并不算太新鲜，但在这群还没毕业的大学生那里却是闻所未闻，在他们漫长的受教育的过程中，儒家的谦让、道家的和谐都已经在他们思想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学校里讲的虽然都是西方学术，但做人的道理却依然是东方的，传统的。过了一会儿，这些士兵们才齐声回答道：“是的，长官！”

基米尔这才有点满意，他说道：“很好，现在谁能告诉我，中国陆军是由哪些部队组成的？”

方靖边大声说道：“长官，请求回答问题！”

基米尔点了点头。

方靖边说道：“中国陆军是由新三十八师和八百万预备役组成的！”

“回答正确！所以你们的装备是最好的，训练也是最严格的，你们将会成为最优秀的部队——新三十八师的士兵！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和你们相提并论！因此，理所当然地，你们要去最危险的地方，面对最强的日本师团，然后，kill them all！”基米尔说到最后，忍不住加了一句半中半美的英文，不过英文对于这些士兵来说，并不难懂。

士兵中爆发出一阵滚雷般的声音，方靖边他们喊道：“是的！长官！”